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社區影像教育暨視覺人類學工作坊

服務機關：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

姓名職稱：井迎瑞教授、蔡慶同副教授、王明山副教授、曾吉賢助理教授、

吳永毅助理教授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雲南、廣西）

出國期間：2015年08月13日至22日

報告日期：2015年11月16日

摘要

2015 年 08 月 13 至 22 日，南藝大紀錄所、慈大傳播系的師生，與雲南大學、雲南藝術學院的師生，以及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行動計劃、白褲瑤鄉村影像團隊等等，在廣西南丹與雲南昆明進行為期 10 天的參訪、影展暨工作坊。

為村民照相，是這次來到白褲瑤的重頭戲之一，希望透過經過與村民溝通之後的服務及回饋，為村民留下影像紀念，除此之外，更透過「鄉村之眼／部落之心：兩岸社區記錄影像交流展」的活動，藉此互相觀摩作品並搭配相關的講評以及座談。

本次參訪收穫甚多，包括了替村民拍照如何作為一種教育方法、社區影像的多元典範、兩岸社區影像教育的同與異、拍攝關係及其倫理的反思、持續性交流與對話的必要等等面向，最後並完成了兩地（南藝大、雲大）交流條約的簽訂工作。

目次

本文	1
目的	1
過程	2
心得及建議	7
附錄	11

本文

一、目的

臺南和雲南，都位於西南方，而相對於中心，它們也都是邊疆、他者，或許也正因如此，在紀實音像的領域裡，竟默契十足地長出共通的觀念與實踐，從歷史影像的維護保存、重返或尋找的教育方法，到社區影像教育的推廣。

兩地的相遇，應始於本所 2003 年參訪雲南大學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考察其資料中心之現況與田野調查之方法；2004 年參訪雲南大學西南邊疆民族研究中心，並與雲南藝術學院師生前往中甸、麗江進行共同拍攝；2005 年受邀參加雲之南紀錄影像論壇；2007 年參訪白瑪山地文化工作隊，進行社區影像之經驗分享。

2009、2010 與 2011 年則是執行「尋找雲之南」的拍攝計畫，以《雲之南》(Phil Agland, 1994) 為文本重返麗江，並對當年的主角進行訪談，探索麗江變遷之軌跡；2012、2013、2014 年則開始關注西雙版納之文化消費，以及騰沖、保山的戰爭記憶；當然，在此相遇的過程之中，雲南師生亦有多次組團來臺，最終促成了本次工作坊的實現。

因此，2015 年 08 月 13 至 22 日，南藝大紀錄所、慈大傳播系的師生，與雲南大學、雲南藝術學院的師生，以及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行動計劃、白禱瑤鄉村影像團隊等等，在南丹與昆明的異鄉相遇，為期 10 天的參訪、影展暨工作坊裡，即便行程緊湊又有水土不服、身體不適，但是，每日每夜與不同對象的對話，總是欲罷不能止，真有他鄉遇故知之感。

二、過程

（一）遇見白褲瑤

在遇見白褲瑤之前，碰巧在文獻中讀到一部電影：《瑤山艷史》，與臺灣還能扯上一點關係，1932年，藝聯影業公司成立（其中一位重要人物正是持攝影機的男人劉吶鷗），在廣西省政府的協助之下，完成了這部黑白無聲電影，內容稱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講述1930年代國民黨黨政訓練所畢業生黃雲煥，被派到境內瑤民聚居之地「開化」瑤民的故事，黃與頭人李榮保的女兒馮慕仙日久生情，並成為瑤山駙馬，後更成為國民黨統治十八山區瑤胞的「瑤王」。

在遇見白褲瑤之後，才知道瑤族不只在廣西，也分成相當多的支系，而首先感受到的是，他們仍然保持著固有的文化價值與傳統的生活方式，可想而知，他們獨特的「兩片瑤」服飾、銅鼓舞與喪葬儀式，總成為照相機或攝影機獵奇的目標，同時，他們也正處於一個受到外來影響而急速變遷的關鍵時刻，包括年輕人的外出打工、渡假村的休閒形式、消費性的文化展演等等，而這群由年輕人所組成的團隊，即在此一背景下應運而生，作社區、也作影像。

（二）為村民拍照

為村民照相，是這次來到白褲瑤的重頭戲之一。希望透過經過溝通的服務及回饋，為村民留下影像紀念。眾人打散分成三個組，每人負責不同工作角色，包括了與村民溝通、照相、攝影助理、動態側拍、靜態補拍等等，隨行還有幾個附近村寨的初中女孩，因為對攝影很有興趣便來旁觀。

村寨幾乎戶戶都有養家禽家畜，寨中青壯年人口不多，多是祖父母輩帶著小孩。在白褲瑤鄉村影像團隊的溝通下，願意拍攝的人家總特地換過一身傳統服飾，還有人會有照半身或在哪裡照的要求，足見照相這件事對於族人的重要性。

一整個早上都是涼爽的天氣，沒有刺眼的日光，這樣的光線拍照正好，一行人便

爬上爬下，繞了山頭一圈，甚至喝了糯米酒，拍了數十位有餘，有群照、有獨照，有小蘿莉、也有老太太。

晚上受邀參加過小年的長桌宴，不過，因為人太多，長桌又拆成了小方桌，大家各自分坐。準備料理的時候，除了在廚房忙的人，還有「白褲瑤婦女團」圍成圈，坐在院子中刺繡，而南藝大、慈大、雲大的老師們，則圍成另外一個圈聊天，幾個學生裡裡外外的跑著，逗孩子、誘雞鴨，場面倒是有點逗趣。

晚飯後回到旅店，繼續今天的任務—各組挑出照片並打印。各組集合起來在不同的房間，用筆電一張張檢視、一張張比較，除了被攝者的要求之外，還考慮到構圖以及特色，而白褲瑤鄉村影像團隊也提醒，村民比較喜歡全身且不要看到皺紋或露齒的照片。挑挑揀揀了一番，臨近午夜時才送打印。

次日上午拿著照片上山，村民的反應不一—有人嫌棄半身照或皺紋、有人害羞的躲回屋子看—不過回饋比預期的要多，帶有一種友善互動的氛圍。而與村民溝通之後，也建議照片下可以加註拍攝日期以及被攝者姓名，讓留念更有意義。一戶戶分送照片的時候，也有人家請我們再拍幾張，改日再打印送給村民。

（三）分享與回饋

下午晚上在里湖小學進行影片交流。白褲瑤鄉村影像團隊所培力的作品，以家人影像、村落影像居多，譬如拍攝奶奶的《奶奶與牛》、拍攝儀式的《白褲瑤大事紀》、拍攝傳統技藝的《尋瑤繡》等。每部片長皆不長，沒有很戲劇性的張力，也沒有華麗的配樂或精緻的色彩，不過熟悉感所營造的親切很令人動容，帶有溫暖的質樸純真。不執著於換鏡位的平穩性，不會讓人覺得單調，反倒成了風格，若是從主題再繼續深入發展，並且留下口述歷史的話，對於影片或是村莊都會是亮點。

而臺灣交流的片子則是慈濟大學黃玫瑜的《patikol 回歸》，以及南藝大王俐婷所拍攝的國道抗爭影片。前者結構完整，但「活動記錄」之感頗重，而後者雖然與鄉村影像沒什麼關係，但演示了即時影片對於抗爭、活動的影響力之可能。

而與之搭配的講評以及講座，包括了潘朝成老師的原住民觀點，蔡慶同老師、毛榮富老師的社會學觀察，曾吉賢老師社區影像工作坊的參與經驗，以及李昕老師在對少數民族影像培力的了解，以及作為鄉村之眼主要幹部的基礎上，具有大局觀的發言，陳學禮老師從感性的經驗出發，帶有理性的批判。

隔天上午看了金剛的《竹藝老人》和羅勇的《我很忙》，再接著進行綜合討論。看過這兩天的幾部片後，彷彿可以隱隱看到白禱瑤鄉村影像團隊的成長脈絡——雖然是新手，但從影片看得出以影像說故事、認真觀察生活的心意。而《我很忙》跳離了家人、儀式或傳統技藝的主題，記錄一位喜愛唱歌的青年，為了生計當導遊的情況，帶出了村中青壯年離鄉謀生，以及年輕人困頓不得志、被生活虛耗的現實。片中為了滿足遊客而辦了篝火晚會，而晚會上唱的、跳的卻是「小蘋果」，真的是非常諷刺。

李昕老師也給了白禱瑤影像團隊一些建議，期許團隊繼續努力，不然以一己之力，想必很難持久；也期待村民能讓紀錄影像更有積極性，能有教育或傳承的功能；也不要陷入外人的眼光而圈限自己，討好別人、畫地自限；以及找到生計與影像志業之間的平衡，畢竟不像臺灣的社區影像工作坊，主要是退休人士的業餘興趣，白禱瑤團隊的年輕人同時還擔有養家活口的重任，如何待在村落中並擁有獨立自主的經濟能力，是需要好好考慮的。

（四）鄉村之眼揭牌儀式

十多個小時的車程返回雲南昆明，在雨中前往雲南財經大學鐘正山美術館，參加鄉村之眼暨鄉村影像講習所揭牌儀式。鐘正山美術館很氣派，作為活動會場的一樓是交流廳，二樓以上則是雕刻、手工皂等工作室。而儀式想必花了許多人力物力籌劃準備——佈置的掛圖立牌、人手一份的紀念品和T-shirt、茶會的特色餐點、隨時快拍的攝影記錄……等——而致辭、介紹、合影，也循序完成，在這樣的儀式中，才看到鄉村之眼一路走來有多麼不容易，而又是有多麼的毅力和堅持，才獨立為一NGO 組織，繼續推廣理念。

（五）影像交流展

晚上在北辰財富電影中心為「鄉村之眼／部落之心：兩岸社區記錄影像交流展」開幕。場地是電影院友情贊助，雖然感覺上了一個檔次，但優質的投影和喇叭也同時會放大紀錄片的缺點，不過一同參與看片的觀眾還不少，坐了八成滿，挺令人感動。

開幕片為南藝大吳心蘋的畢業片《pakaluluzuax》、慈大黃梅瑜的《patikol 回歸》、以及龍思靜、金剛、張志毅的作品《gong wai》。吳心蘋的片子記錄了噶哈巫族的族語仍然傳承，族人致力於找回過往技藝。

龍思靜等人的片子則是紀錄白褲瑤一對爺爺奶奶平凡卻溫馨的日子，兩人雖然沒什麼對話，但總是在對方身邊，具有電影感的影像別具美感，幾乎每個畫面都如畫一般美，但是因為結構比較不明顯等原因，QA 時也備受質疑。

回到旅店已屆子夜，眾人又到房間討論關於紀錄片的種種看法，討論內容從宰殺畫面的合理性，到本所畢業作品的不足之處，到南藝大的教育問題，到畫外音／旁白的使用，到新的紀錄片形式……等，後者在陳學禮老師的闡述下，似乎漸有雛形，而李昕老師也提出，以社會學的方法走出紀錄片的路。

隔天繼續影展，上午是南藝大施儀潔的《風吹的歌聲》，還有黎夏的《爺爺種樹，奶奶織布》，下午是卓瑪央初的《青稞》、潘朝成的《憂慮花蓮－鍾寶珠和她的後山歲月》、邱凱莉的《她的十二篇日記》，還有何文兵的《故鄉》、澤昂甲的《我的奶奶》。

潘和邱的作品都是以鍾寶珠為記錄對象，有此機會接連著看感覺很難得，對比之下，潘的片子比較有戰鬥意識，而邱的則比較抒情，以日記分段、旁白引導，同時邱片中也有使用潘的影像，此中可以看出紀錄片製作的主题及素材的承接性，經過兩位導演的演繹及觀照，關於鍾寶珠致力的環保、政治、女性等的觀念，也就越發的清晰了。

澤昂甲的片子則是拍攝篤信宗教的奶奶，從畫面中看得出家族老小對奶奶的敬愛，

包含奶奶轉經筒、過生日等等。一整天這麼看片加QA，還頗為疲勞的，也很佩服一同參與的觀眾，在此非假日的日子願意來看紀錄片。

（六）職業與志業

最後一日的行程都在鄉村影像講習所度過，上午交流在廣西時的所見所聞，檢討回饋了一番，下午則是雲南大學幾位老師的演講講座。

上午的分享特地讓學生多發言，依組別輪流，安排諸位師生和白禱瑤的眾人提出想法，譬如金剛肯定攝影服務，說道：「拍照是一瞬間，照片是一輩子」；小兵提到村民對攝影機的反感，會向攝像者要錢；黎夏希望可以發展可永續且由村民主導的村寨觀光等。呂賓老師則想以即時回饋的機制，改變被攝者與攝像者的關係，是互利共生，而非剝削與被剝削；潘朝成老師則建議白禱瑤團隊要有階段性任務的規劃，不用想一口氣做很多事，但要能持續地做……等。

下午的講座有陳學禮老師「故鄉、他方」的思辨和經驗總結，應用到拍攝過程中，使得製作紀錄片的過程，同時也是關照自我的一種成長。袁老師以家庭照片為主角的策展思考，可以作為「情感、記憶」的另一種的呈現。結束前南藝大音像學院井迎瑞院長與雲南大學民族研究院院長何明共同簽訂兩地交流條約，以期未來有更多學術資源上的交換。

三、心得及建議

(一) 替村民拍照作為一種教育方法

為什麼要替村民拍照？正如上述，村民常常成為外來照相機獵奇的目標，但是，他們也從未收到或看過那些照相的成果，因此，當我們在村子裡四處走動拍照，村民或者躲避、遮臉，或者驅趕、威脅，顯然，照相這件事對他們而言是充滿敵意的。

而我們所提供的照相服務，期待的正是改變某種剝削與消費的觀看關係，希望透過即時性的回饋，讓村民也感受到影像有正面、積極的可能性，並為他們拍一張在自己的家門前、穿自己喜歡的服飾、擺自己想要的姿勢之照片。

從混合編組、實地拍照、挑選照片到打印輸出，Roland Barthes 的知面 (Studium) 和刺點 (Punctum)，始終困擾著我們，我們和村民關於照相與相片的知面，其實有著相當不同的文化理解，包括拍照的背景、身穿的服飾、姿勢與表情，而兩者之間往往隔閡很大，進而在交予村民的過程中，還常常出現我們習以為常的知面，竟是刺痛村民心理的刺點。

當村民看到打印出來的照片，以及照片中的自己時，他們總是手裡緊緊地抓握著那張照片（看在我們眼裡，倒是擔心相紙弄皺、弄壞了，覺得應該再加上護貝才對），並興奮地仔細端詳、指指點點，剎那之間，我們這才真正理解到金剛為何會說：「照相是一瞬間，而照片是一輩子」，因為，對於村民而言，這張打印出來的照片，並不是像Walter Benjamin 所謂機械複製時代的攝影，那麼地靈光 (aura) 消逝，而是有著材質觸感、不可替代、投注情感、此曾在的作品。

(二) 社區影像的多元典範

一個不大的白褲瑤鄉村影像團隊，幾個年輕人、幾支或長或短片子，沒想到就操作完成了我們常常掛在嘴邊的（紀錄片）多元典範：例如芬姐的《奶奶與牛》，在紀錄奶奶放牛的過程裡，透過自己與奶奶的對話，即已完成了一部家族或村落的口述

歷史。而仕哥的《白禱瑤大事紀》，紀錄了白禱瑤特有的喪葬儀式及其完整過程，除了非常難得的是站在內部人的視角之外，我們也不難想像，如果未來能夠持續紀錄下去，將可透過資料庫的積累，從喪葬過程的變化，看到白禱瑤的變遷。又如金剛的《竹藝老人》，正好能凸顯音像紀錄保存傳統技藝或無形文化資產的貢獻。而羅勇的《我很忙》與小兵的《故鄉》，兩者皆企圖對於當代社會白禱瑤青年的生存處境，進行觀察與反省，這正是音像紀錄作為社會研究的方法。在幾位國高中生的《尋瑤繡》，我們更看到白禱瑤鄉村影像團隊，如何運用影像培力的教育機會，讓下一代能夠親近老一輩，更向老一輩去學習可能日漸被忽略的傳統一瑤繡。

（三）兩岸社區影像教育的同與異

在北方，從吳文光的《流浪北京》（1990）被封為第一部獨立影像之後，開創了以個人形式獨立製片的新紀錄片創作，然後是知名的北京獨立影像展，以及栗憲庭電影基金開始推動中國獨立影像的收藏（電影資料館）、展演（影展）與教育（電影學校），而吳文光的草場地後來也主持過村民自治培訓項目（村民影像計畫）以及所謂的民間記憶計畫。

在西南，則是從郭淨老師將攝影機交給村民開始，到白瑪山地文化研究中心的社區影像教育專案，以及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社區公益影像計畫，到今日「鄉村之眼」立案成為NGO 組織，未來還將朝著影像資料庫（維護並保存從過去到現在所有關於西南邊疆的視聽檔案）、影像講習所（培育社區影像種子教師）與影像基金（支持各地社區影像的永續經營）。

上述兩者之間大相逕庭的思維、場景與脈絡，對於臺灣而言，似乎是再熟悉也不過了！

（四）拍攝關係及其倫理的反思

攝影「是一種『看』的文法，甚至更重要的是，是一種『看』的倫理」（Susan Sontag），

相對於中國與臺灣兩地的獨立影像，慣於藉由紀錄者與被攝者之間的拉扯與衝突，用以傳達觀看關係的反思，但也容易衍生倫理與道德的爭議，而在社區影像中，我們卻看到另外一種反思的可能性。

對於白褲瑤村民而言，他們一直是被觀看的對象，甚至他們也心知肚明到如此存在的視覺政體（**Scopic Regime**），而鄉村影像團隊，更是有意識地透過拍攝行動去反思這樣的拍攝關係，例如黎夏的《爺爺種樹，奶奶織布》，利用一種側寫的方法，紀錄著外來的攝影協會專業人士，如何指導著爺爺和奶奶進行擺拍（餵豬），以獲得他們想要的所謂作品。

而思靜、金剛與張志毅的《gong wai》，原本看來只是靜靜地紀錄爺爺和奶奶日常生活的直接電影，然而，在語言不能互通的情況之下，卻無意之中紀錄下爺爺和奶奶對於紀錄者的看法（他們怎麼一直拍都不一起吃飯，應該是嫌我們的飯不好吃吧.....）。

換句話說，「影像可以展現這個對象過去曾經如何被別人觀看。再接著，我們認知到影像製造者的特殊觀點同樣也是影像紀錄的一部份。於是影像變成是某甲如何觀看某乙的紀錄」（**John Berger**）。

（五）持續性的交流與對話

最後的爭論是：紀錄這件事，從社區影像培力的角度來說，究竟意義為何？

不可否認的，無論是臺灣或中國，兩地的社區影像，都不斷面臨著諸如個人英雄主義、作品專業化乃至商業或影展的收編等等問題，對於白褲瑤鄉村影像團隊而言，更加是尖銳的現實問題，因為他們往往先得能養家糊口，才有餘力談到紀錄拍攝。

綜合大家的建議與不同的角度，或者可以初步歸納如下：對於白褲瑤鄉村影像團隊而言，首先是得先做人，它不只是基本的生存問題，也包括良好的關係維繫，其次是做白褲瑤族，可能透過某種社會企業的多元模式，以獲致個體、社區與大環境之間的良性循環與永續經營，第三才是做紀錄，讓影像在該發揮之處，能夠發揮它的功用。

如果再進一步延伸，MaxWeber 曾經寫過兩篇文章：〈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和〈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期許搞政治的和作學術的，都要把它們當作獻身的志業（vocation）而不只是過活的職業（occupation），那麼，從南藝大紀錄所出發，面對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滿街都是的時代，紀錄這件事，是否與如何作為一種使命的志業呢？而我們又該怎麼去自處與相處呢？

附錄



作品與研究資料交換



雲南歷史建築參訪



白褲瑤生態博物館參訪



鄉村影像講習所揭牌儀式



鄉村之眼影展暨座談會



兩院院長簽署合作備忘錄